

光影之约

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



①小红在大光明电影院前起舞。②梅海星展示与上影节相关的收藏品。③蜗牛观看《出租车司机》时，在黑暗中“盲画”的片中经典镜头。（均受访者供图）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实习生 臧韵杰 郭凡熙

端午节那天，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出现在小卉的朋友圈，“到交通大学去坐地铁，是谁在这里挪不开眼了”。穿过树影斑驳，巨幅的上影节紫色海报就在梧桐尽头，那是属于6月上海的光影隧道。

今年第一场梅雨降临时，张桦说：“无雨不 SIFF。”因为梅雨中黄与电影的韵味总是一同飘散在空中；也因为夜幕霓虹下，流光倒影的马路街道会变身另一片片场。

上影节究竟是什么味道的？电影之城又是哪般气质？我们的好奇心上来了。2024年初夏，我们收集一群普通人在电影节某个时刻。渐渐，时间拼出一个圆，电影之城的24小时周而复始却又日日更新，像高速摄像机里的散文诗，宣告电影在场。而讲故事的、听故事的，许多人的所想原来是相通的。

—— 6:00 ——

王佳彦：清早，我骑着小黄车来排片

电影节尾声，我们跟王伯伯约聊天。如是辞令是他提的，大家老朋友，聊天比采访更亲近；地点就在影城，他工作过的地方。老朋友、老地方，一肚子故事。

75岁的王伯伯大名王佳彦，网名“四眼老王”，沪上电影界老法师。他的手艺影迷皆知，半个月时间，能把全世界最可观的展映场次妥帖安置到毛细血管般的排片表里。比如今年，展映板块461部海内外电影、1600多场、市内47家影院，要兼顾商业的、文艺的、国标的、作者的、首映的、带见面会的、4K的、IMAX的，中心城区的、“五个新城”的，他一个超级大脑，纯手工搞定了。

“我醒得早，开工也早。6点多，骑个小黄车就到艺海了。”晨光熹微，电影节组委会所在的艺海大厦还静悄悄的。王伯伯中意这样的时刻：“清静，脑子也清醒，一上午

能做许多事。”今年做专场放映，把同大师或同系列影片放到同家影院，就是早上闪现的灵感。

大家都觉得老法师“拿捏”了，他来说一句：“排片跟拍片一样，都是遗憾的艺术。”《锁麟囊》开票即秒空，二开还是手慢无。他觉得自己不够坚决，没魄力说服片方相信年轻人对国粹的热情，“如果排个千人大厅，那盛况想想就激动吧”。有影迷会直接给他的社交账号留言，上班族希望自己的心水片排在夜里，学生族遗憾考试后的几天好片都撞期了……“我很愿意看到大家非常实在的建议，把工作做更细致、让观众更方便，就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他说自己排片时脑海里常有影迷的样子，“很热情，也很厉害，甚至比你懂哦”。以为冷门电影，结果满场；以为阿拉伯语是小语种，结果有影迷现场纠错；以为能讲究银幕制式已算专业影迷了，没想到还有人跟导演一样计较实际音量。《青木瓜之味》在影城放映时，陈英雄站在门外听了会儿，询问工作人员“里面音量是几”，得到6.5的回复，金爵主席有些错愕。王佳彦正好遇见，帮忙核实了一下，应该是5.5，旁边影迷抢先开口：“请一定转告导演，上影节放对了。”

—— 8:00 ——

小X：一卷300张，换一次15秒

上海影城，看8点半早场的观众刚到。志愿者小X身旁的小姐姐已围观她给三台取票机换上打印纸了，“太快了，还是没拍全”。小X轻轻笑了，点屏幕、查余量、开机

器、换底票、关门，一卷300张，15秒一气呵成。“将心比心，假如因为取票机正好卷到最后一张影响效果，或者因为打印纸耽误进场时间，一天的好心情都打折了。”

—— 9:40 ——

小红：一个眼神，我们确认了彼此身份

关于要不要早起看电影，小红纠结过一小会儿。

“一天要在大光明看四场电影，而且其中一场《卡门》好久没在大银幕上见到了。”正当理由加一。梅雨季，空气黏黏糊糊，反方开始拉锯。不过，福至心灵时，犹豫烟消云散。

6月19日晚，听着窗外淅淅沥沥，《雨中曲》的灵感突然就来了。“我喜欢看芭蕾，很想来一段”，她立刻翻出粉色纱裙，挑了柄红色雨伞，期待看电影的日子。次日上午9:40，距离10点《纯真年代》开场还有时间。小红望着身边男青年，后者举着手机拍马路对面的大光明。“上影节影迷可能人手必备这张照片吧，我想，他应该也是影迷，影迷会理解影迷。”一个眼神，两人迅速确认身份。

女生脱了鞋，男生调整构图。在雨中，一个赤脚跳得舒展，一个快门按得刚好。“上影节的《雨中曲》”出炉，一传十传百，很快占据了很多人上影节“朋友圈”：都说观众点亮电影之城，诚不我欺。

“其实，我爱的还有芭蕾和交响，上海国际艺术节才是我的文艺消费大头。”小红说，她在上海生活十多年，大光明、影城、大剧院、东艺到上交“馄饨皮”，她都是常客，为扎哈洛娃的舞步沉醉，在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里默默流泪。有人问她要不要去看看外地的影展，“上海周周有影展，经常能看名团名家，我忙不过来的”。

—— 12:00 ——

梅海星：年轻人送我一张自制明信片

6月21日中午，暴雨，从上海商城的路边走到裙房的咖啡厅前落座，梅海星不太在乎帽子有没有淋湿，却很是着紧手里的帆布袋。两层布袋正反互套，里面是他私人也很可能是上影节的记忆录。

“这是第一届，8家影院，我看了5场，票子还是早年车票那样大小。”“第二届、1995年的《文汇报影时》、文汇报的影评总是最充分的。”翻开眼前的宝贝，31年间的细节全都涌上来。

26届、31年，与上影节一路相伴的忠实影迷不在少数，梅海星一定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位。他收藏的第一届开幕纪念封等邮品、排片表、报纸剪报，见证了一位普通上海市民陪伴城市首度迎接电影盛宴的兴奋与骄傲；而今26届，他一届不落参与，票根越集越多，“藏品”越见丰富、精美。从当年简单的《参赛参展影片排片表》到今年回归的《市民观影手册》和全新的“龙标”邮票，电影节的与时俱进、上海的高速发展，他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藏在册子里，迄今已装满了沉甸甸的15本。

1993年，梅海星在海事局工作，单位在外

滩海关大楼里，家住曲阳街道。当年10月6日，也就是第一届上影节开幕前一天，梅海星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，当时没太在意。10月7日下午回家看到胜利电影院门口挤满了人，才知道原来他每天都路过的地方就是展映影院。“10元一张票子，我买了5部。”

26届好像很长，梅海星说，他收到了城市和时间很丰富的回馈。“退休后我搬到松江，但是地铁四通八达，天山、宛平、movie movie……我跟着年轻人，去过不一样的电影院打卡。这次松江的影院也有排片，家门口很方便。”

31年又好像只是一瞬，让这位铁杆影迷能在反复经历那么多次后依然兴奋如初见。“《市民观影手册》回归了，邮品更新了；胜利电影院老过，但又翻新了，现在是上海电影历史的标记；第一届放映的影院里，大光明、国泰都还是一流的。”

梅海星说，他总习惯早点到影院，因为很喜欢看着影片开场前成百上千人摩肩接踵地入场，“就像过春节一样”。今年，他和女儿一起看了《老橡树酒馆》，放映后场灯亮起时，身边的年轻人对他说：“爷爷，我送你一张明信片，我自己做的。”

—— 15:30 ——

李阿姨：看纪录片就像看风景

李阿姨这些天在朵云轩“扎”下了。今年上影节，她计划看30场，进度条已近尾声，80%是纪录片。“其实以前没怎么关注，真正参与电影节是从去年开始，也是那时候发现了其中的乐趣。”李阿姨说自己是个爱旅游的人，但今年电影节，她把旅游的时间空出来了。

《大马士革天空下》《寻找，另一个故事》《黎巴嫩日记》《宇宙缩影》……她说，也未必要做特别计划，“就像看风景，走走看看，哪里都有风景”。就像此刻，她对着电影节海报仔细端详，“很不错，上面‘26’数字挺有意思的，既交融又独立，后面的背景好像是大光明和上海影城？影影绰绰，给人神秘浪漫的气息”。

—— 17:30 ——

蒋叶子：每场结束后，字幕会出现我们的名字

6月19日，《红辣椒》放映前一小时，蒋叶子才第一次走进大光明电影院。“电影宫的感觉。”小姑娘惊讶道，即便在其他展映影院参与了电影节，但眼前的百年建筑好像自带了庄重典雅。

00后不会陌生于字幕这件事儿，可亲自上手当字幕操作员，蒋叶子说，还是需要“敬畏心”的。准备工作一小时，检查机器、核对软件。更多的功课在场外，比如查查电影梗概，如果是经典老片，还会自己模拟操作。

前些天，有场影片的字幕机像被“热”到了，操作时电脑偶有卡顿。女孩子心细又沉着，每隔几秒就动一次鼠标防止字幕被卡，如此重复了一整部电影的时间。顺利完片，蒋叶子只觉得后背都湿了。没人知道那场字幕操作员经

历了什么，但小姑娘挺自豪的，“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面对观众，要给他们应有的体验感”。

6月19日这天的《红辣椒》和《破墓》都是自动字幕，蒋叶子只需要在敲下第一行字幕后，实时关注就好。但她依然不敢大意，目不转睛盯着大银幕。直到最后，字幕滚动，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也听到全场观众毫不吝啬的掌声。“每场结束后字幕都会出现我们的名字，有很强的参与感。”她说，这感觉很像上影节，“电影节把各种电影放到一起，展示不同的世界；上海也是一样，可以包容和尊重每个人的不同感受”。

—— 21:25 ——

三三：我坐在回家的高铁上发朋友圈

虹桥高铁站——融媒影城——天山电影院——虹桥高铁站，这样的路线，苏州人三三已经熟稔于胸了。包括但不限于乘坐车次、地铁换乘时间、出站口、沿途好喝的咖啡馆。上影节乃至上海日常的文艺节日，她都不愿错过。回家的高铁上似乎还有刚从电影节离场的人，大家凭周边相识，“有许多你我都一样，暂时抽离自己的人生坐标，来做一场共同的梦”。

—— 22:00 ——

蜗牛：我在昏暗中“盲画”了斯科塞斯

大银幕光影还在流转，昏暗中，蜗牛轻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。直到《出租车司机》散场，他翻开本子：“我‘盲画’了斯科塞斯。”他是设计师，也是上影节的真爱粉。前一个身份，让他每每看到精彩的电影构图或情节，都会在黑暗中摸索着速写下来，久而久之，练就“盲画”本事。后一重身份标签，让他能在影迷中渐渐出圈，“哦，他就是那个在大光明把电影节画成风景的人”。

—— 22:50 ——

Rionida：听劝！电影节散场，先别着急回家

夜深了，摄影爱好者Rionida“交出”了自己相机里的美图，附图：“来一场魔都百年影院Citywalk吧。每栋有历史沉淀的老建筑，会和光影一样让人与世界、与时间交汇。”

—— 1:30 ——

石怡静：年复一年，我们一见如故

6月14日，今年天山电影院最迟收工的一天。251分钟的《美国往事》后，观众像每一场一样鼓掌。店长石怡静的工序略多了一点：欢送观众——引导观众领取映前寄存物品——检查是否有遗留物品——登记——整理毛毯——消毒——最后巡场——结束当天工作。时间指向次日1:30。这是她的第十届上影节。

电影节散场，电影之城不落幕。年复一年，我们一见如故。



淮海西路新华路路口，市民从上影节巨幅海报下走过。

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